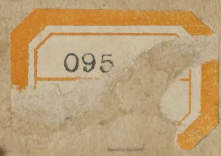


左傳事緯

第四本



浙江圖書館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號碼 54404

分類號碼 095.11
7175

冊

浙江圖書館

來源

左傳事緯目錄

卷七

臧孫紇出奔

齊崔慶之亂

晉楚弭兵

吳季札讓國

鄭子產相國

浙江圖書館



373313

008769

天
地
人
文
道
理
學
問
經
義
禮
儀
詩
書
易
經
四
書
五
經
六
藝
七
略
八
索
九
流
十
部

浙 江 圖 書 館



左傳事緯卷七

○ ○ 臧孫紇出奔

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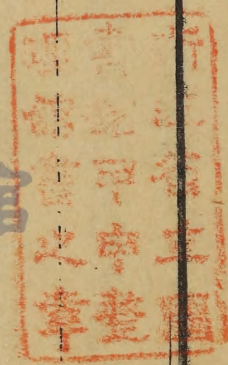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松邑各罰之二十三年季武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飲剛礼畢而通行為旅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

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

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

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

氏可也稱季氏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

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

好羯也日從余言必為孟孫再莊子庶子秩弟孝伯也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行在下從庶子礼恐鉏不從

即馬父

廢四直

紀既立

稱季氏

雖在位

舍

由家臣

定是官名

莊子庶子秩弟孝伯也

後

武子

當立。 叛固有子季

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季

長主位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

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

邊孟莊子

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

雖惡

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欲為鉏雙瓶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英道 役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

純為同冠，兼主司徒，即遂正。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

築道

畏孟故

除

見有甲

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

魯自南城東門

合國

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為臧氏後

合

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

送

龜

近祖廟為

老祖廟為

為方血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

應有後

立後

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

已請

臧邑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甲從已

為已

文仲宣叔

據邑故曰要若

從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諸大夫以爲成
立少季所忌故曰

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載書言之車

宣十年

爲例

晉公與季孟于晉

文

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

惡

成十六年

爲例

孟獻子之孫子服惡伯

典

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

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

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

與之邑

自

之功

功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

起兵

晉

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

能救逆靈公暗辭田以辟齊禍

事 攝立統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魯立庶始于仲遂

武仲為季立庶，因已之立亦庶

公鉏為孟氏立庶，季孫不能正

適庶少長，人倫之大者也。季孫宿昵寵廢長，而魯人未嘗正其失，非不正之也。自仲遂殺適，羣臣效尤，公室無政，勢不能正之也。乃臧紇為國司寇，號稱知者，而阿比季氏，以成其私，違道犯逆，幾滅宗祀，此其故何耶？夫紇固宣叔之庶子也，因寵嗣位，季孫宿知其可謀也，而後訪焉，會孟氏之卒，公鉏遂用其知而立羯，季氏之不能正孟氏，猶臧氏之不能正季氏也。當時季孫之賢，不逮

武神因立庶遂致惡名流于後世

孟氏而紂為宿所愛此其人豈真知哉至公鉏為讒而所愛與所惡皆羣起而攻之究使斬關之罪著于史冊要君之名流于後世若是乎知而為人謀而明不足身計也

○○○齊崔慶之亂

崔杼出

宣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率而逐之奔衛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

慶克之亂

蒙衣 婦人衣也 輦 婦人車也

左傳專傳

卷一

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潒怒未入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

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

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

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

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

婦人衣也

輦

以潒怒未入

國子

去貞 使改

臥家 故

以潒怒未入

頃公卒子靈公穆立

鄭 無咎奔齊

靈公

高鮑文城

奸聲

天子靈公

頃公子

與

無咎子

高文邑

鮑國

第

家

立家

鮑國

之

即已應

齊

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

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濇。十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

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

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

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嚮。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粗。

縗。在腰。一在首。宣子黑。襄二十三年。

縗。冒經。

喪衣上曰縗。苴麻也。經在腰帶。杖猶持杖也。

潘乳故。國佐邑。

佐子。

齊欲討佐故留于外。

亦大夫。

可見是夫人意當是名與諸殺之。

夫人朝房。

師殺人也指朝夫人。

勝子。

國佐党。

會。

也。

封佐皆克子。

胸前不緝粗麻。

苴。

左罪不及不祀。

苦悶平聲。

此主礼。

卿喪降等視大夫大夫喪
禮降等視士言已非卿乃
大夫也應視士不當用大夫
之禮

崔杼立
莊公

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之禮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

姬無子。其姪音宗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

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

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

娶嫁下時失

改稱命格

音宗

光已有諸侯之會是亦諸侯也

欲

光也

成

立適之常

音

雷

倫

暴

光

音句丘齊地名

教公

崔杼弑
公

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地名書曰：齊

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

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

乃登，問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

軍。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

賈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二十四年，孟孝伯

侵齊晉故也。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三傳子年
卷之二
六

之衛志戰死

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

日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三三之大過二二史皆日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日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日不

可公日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夕

齊師

空

偃

公

荒坎

荒巽

能

手

手

無妻是

寡婦

猶有冠謾罵

伺隙也

晉師而

得自奔

衛至此

五十年

計其年

已老矣

而猶為

大逆哉

于同折
振音周

扞振行夜者

夜扞盜賊手

有所擊也

賈舉開

公者也

何以亦

死

莊公弑

而變人

日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聞公鞭侍人賈舉

皆悅

襄二十三年

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人

欲使公來問疾

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

旁門

拍屋

以命妾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

為崔

所謂聞也

免

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園臺人

公崔子宮

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

受崔子命行夜得

討之

他

公宮陪臣于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申股反

字皆公嬖臣

音周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

崔子宮

有齊別廟

祭

死祝鮫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崩侍

之死者

十餘人

其後滅

慶氏者

盧蒲癸

王何亦

其變也

此輩中

何多義

士意者

莊公雖

不道其

才智猶

能得人

乎然變

人死而

大臣不

死此所

監取魚之官

家

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

公外嬖

平陰大夫

見死難比皆非國士

聞難而來

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融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從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

祿也

輔君手

以禮也

對上行乎也出亡非死也

主向

行盜

實句

之合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

其禍

崔子

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跳

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

心 二 莊公覺

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

以爲莊
公也

孫宣伯之在齊也僞如 齊魯公子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莊公庶弟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日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嘆日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日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

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日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隱其誰納之行

及弇中將舍嬰日崔慶其追我鮮虞日一與一誰能懼我

執道

止

藏

親

道使

戰

衆無所用

齊史在外者

景時莒子朝齊在齊遇難未去

并前三人

二莊公近臣

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舛中。謂嬰曰：速驅之。

恐失馬

道廣

瘞埋之

不殯廟

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

人名遂以名里。六朝謂為

關行不塗。事明。崔舊九乘

道也

又送葬

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二十七年齊慶

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

封

取無儀不死何為

一甥

男又喪妻亦稱寡

崔杼之
敗

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

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

廟

謂明

翠以木為之使人持之
送葬六樹于壙中

子^{崔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族中}。父兄莫得進矣。大

夢甚

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封屬大夫}。告盧蒲癸、盧蒲

崔弒莊公

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敢

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汝作}。難

崔杼

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齊家

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

養馬者。卷人

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身。恐滅象。又喜。

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

短墻

氏堞其宮而守之^{人在墻內}。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

而盡俘其家。其妻美縊。嬰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

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

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

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

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

慶封之敗

癸何求寵于慶氏欲為莊公報仇

8

八年

氏家也文妻妾

不私

就

莊公完

因崔

名

已情

悉

王即慶舍

子之安癸

小官

言盧崔俱妻姓

同

言舍欲妻也

言已有求于慶

一章

同

之礼向舍

二人皆在莊公完

近兵

家卿本夫

皆居厨人

此癸向之謀使大夫怨慶氏

肉汁

皆惠公子

鴟也進食人

其謀

子家看後文即慶封非歸父

六執三車並行大道也

父子作隱語本作室良材莊要路言將代之執政

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之其皮使析歸父告

欲與共謀

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漏

誓不敢洩

歸若子家

托大之言言料汝不敢洩

封又使人

有盟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

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

子車名

名須無

名無字文子之子

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

六執之道

得之安

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

高夢

有人、鮮言是誰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

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

封

即封

病

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

封族

無字歸

慶

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秋谷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改子息即慶嗣

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壞拆不復封得救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舍性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祭舍使應公主先

麻嬰為尸慶氏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廟在宮內此亦于子与下四子計謀養馬人在魚盟

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緝馬也

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子雅于楚須無國

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移也為期

隼音切系從圭矢

為復今之演戲也

癸妻也

堂危今之廩條也

城內有里今之街巷也

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

即集

景

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

非為乳

勝祭服

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

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

里名亦有今日

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

形魚目大矣

敏民財為之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

家

遠散

樂

逸詩刺不敬

誦茅鷓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

孟椒

吳未

吳邑

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

丙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喪羣子句遺公字添之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盡也。施公霍氏之亂。喪羣子。故鉏公在魯叔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需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齊別都邶殿邶殿邊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為之制度。始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使無黜音慢。媢音慢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黜放媢易驕傲也

言當年葬崔杼，未有十人不能既，有十人知之，此十人必有不与崔杼同心而獻之者。

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

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

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昭三年，齊侯田於莒盧

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

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

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

崔慶寵國高偏

慶克淫國母致亂

鳴呼寵偏之害於人國也可勝道哉齊之有高國天子之命大夫也而崔慶不能與並立究使齊國三世不靖而弑亂之禍未輒已焉噫人君而可以任其寵乎崔出自丁慶出自桓皆以公族而居微秩杼以惠公之寵而致高國之逐雖寵禍未彰艾稱無罪然而防微止亂齊之幸也乃無何而慶氏張崔氏入矣聲孟子靈公母也慶克淫亂罪同僑如公受其譖而別鮑牽逐高無咎國佐義忿又復見殺夫信讒慝而專殺戮一之爲甚豈可再乎靈公不明故慶克雖誅而封佐僉進齊之患何有

崔杼立莊公致亂

崔杼弑莊公而
崔反無罪

極也。公又不道，廢光立牙。崔杼迎立，變從中作。靈之爲靈於母，無魯成之明於子，無仲子之智，幸而獲沒，豈曰亂而不損哉？莊公卽位，尸戎子執子牙，殺高厚，醢風沙衛。其所以謀安其位者，汲汲然如將弗及，而崔慶在側，若不聞焉。唯是興師勞民，日勤四方，崔內蓄其逆志，而外收其兵權，莊曾不之知也。迨賜寇禍，構猶弗能察。登臺三請冀，或得生，又何愚哉？崔杼弑莊，以說晉，卽立景公，大宮爲盟，羣臣懾服，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不惟無大國之討，而反得大國之寵，晏嬰仰天而

崔慶滅于家難

崔慶之滅晏子有陰謀

崔慶之報闔家俱滅

歎亦莫如之何也。二氏為黨，終未易圖。乃崔氏內亂，而慶封乘之。崔慶離而崔杼孤矣。崔氏滅而慶封又孤矣。二子之狡也，能免于國之討，而不能免于家之難。盧蒲嬖搆之，而崔子誅。盧蒲癸王何搆之，而慶氏亡。齊有兩大逆，不旋踵而皆滅之。豈或太公之德在人，抑亦晏嬰之陰相其成。討亂者咸知有濟，是以嬖攻崔而國人助之。癸與何攻慶而欒高陳鮑又交助之也。天道有知，奸回弗赦。故崔杼雖三子皆死，而不免一身之縊。慶封既聚族皆奔，而不免朱方之誅。弑逆之徒，何克長世為亂。

者其亦可以止哉

○○○晉楚弭兵

襄二十武代范宣子士句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待諸侯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不伐他國

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素好屈建書札也

侯兵可以弭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齊邑

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水間竇故入城墻下水間

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高魚

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鳥餘

晉平公悼公子襄十
五年即位在位四十七年
昭十年卒子昭公立昭十
六年昭公卒子頃公立
昭二十八年頃公卒子定
公立
襄十三年楚康王立康
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邲
教立昭元年公子圍弑
邲教自立是為靈王昭
十三年公子棄疾弑靈
王是為平王昭二十三年
平王卒子昭王立

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

皆討類也而貪之其邑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言有權術二十七年春胥

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軍徒以受地密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

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

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屈建如晉

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

盡小國之大蓄也官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

司馬掌會同之事
舉記錄之也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貢三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言民不為用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

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謂置手俎。今之方肉也。弟子記錄。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

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

黑肱不能至

就

盟載之

子木在陳使

盟

兩相然可

面

戊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素附晉者亦見楚素附楚者亦見晉

素附晉素附楚

強見楚

強見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

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

向戌

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

馳

康

向戌

從釋秦齊即黑陳

齊其盟言恐臨時復爭

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

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

圍示不相忌

晉處宋北楚處宋南

晉大夫

氣

龍衣晉

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

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

自

東門

激龍晉楚大夫

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甲在衣中曰衷甲

單盡也斃路也前
覆曰路謂盡跌脚
死也

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

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喪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

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

刑聲

求

龍表晉

以內

一之之 志言信三

安存

成

用而死

助

斬

如為楚所病則入守宋城

指宋

能得宋致死也此會

助我俱力

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

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

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

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楚舉

北

恐不聽而事晉楚請重故欲比

屬

君故縣之

獨

更

語辭

主

主辨具

在

假辭勸之

聖人改

趙孟為客子木與子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

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

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

曰尙矣哉能敵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

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洫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上賓

文子

宗城門

士會有賢聲

德足前之

文書表聖王京成

正

宋公

彼厚賞故云

賞典宋大夫

重晉楚之師向成

不謂其

且晉楚

亦猶連

雞之不

可籠獲

也則威

既不識

天道亦

不知人

黃

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明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

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遠罷如晉泄盟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蕞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國

國

本國

小國

存者

湯武

兵

祭紂

謂湯武以兵廢之也

兵

廢主與

書

賞也

子也

其

也

手也

手空

主

即子西

憂也

取也

報荀盈

以本手君此高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

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孟。

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

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受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

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治君待則費不故使言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

露以逞君心快楚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

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亦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

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存周易有之在復三

三之願三三曰逃復凶其楚子之謂乎鄭朝欲復其願而棄其

本復歸無所是謂逃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楚子必死君當送葬而歸以

離道已遠欲

震 長震

朝貢孔義

康王

鄭朝

不修德

坤

帑音奴尾也旅客也

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近吾乃休吾民矣禰寵

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星所在其國有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客處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南方朱之尾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鵠火鵠尾屬

宋之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水

楚康王李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子頰教立即熊麇宗

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名帶

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帶足任

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未識遠

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能

芍
為芍芾也
以桃枝

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不懷衷甲者如同盟。

禮也。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

人使公親薨。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薨，則布幣也。」乃使巫

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

及陳侯、鄭伯、許男遂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

于墓。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法三十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

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九

經書

使巫先

除

之凶邪

行

與

無

與

無

與

無

與

知君臨臣喪乃被殯故

居守之

不往

不堅固

暇也

也

年必官卑

謂上卿

我

其所

屏

缺足矣

言周衰卑于晉楚

三十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

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

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

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

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刷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

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

8

卷之七 二十

之言。乃館於外。城。行。禮。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

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

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

城。行。禮。

兵。婦。

在城外為行各禮。公子圍。

公孫段新婦居。

圍祖圖父。

如教。

從卿禮。

告廟而來。

不淨禮于女氏廟。

大臣稱老懼辱命退黜。

大國無備。

戒。

恨。諸侯皆。

楚。

楚命。

遠祖廟。

襄二十九年城杞
之淳于杞遷都

再合諸侯襄二
十五夷
儀二十
六澶淵
三合大
夫二十
七會宋

舉知其有備也。請垂音羔，垂也。垂之否無考。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擊國

鄭地

襄二十七年

祁奚子

先穀

會于魏。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

公子圍

備

恐又得志

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

衷甲

陸也

甚

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

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

秦晉成

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

勞

倦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讒，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衷甲

讓先揮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三十澶

淵及今

號

蒲宮王殿屋也圍在會既
造王宮而居之則執戈在前
無足怪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陵楚以脩駕晉不第得志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信非所害也

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藎耕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恐吾未能也詩曰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信

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盟恐晉先插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君與人變相以為君衛也離衛叔孫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造君

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行

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命放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

魯與犁

必憂事乃成

言樂後無成

齊惡

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

備有難所操

向成

出命

不知其禍福

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取非惟暴虎可畏不救亦危殆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率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

似君反謂天

無成也安國故曰

不犯所以自愛故

眷歸生

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

兩端言無所取與

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

云子樂矣是以憂為樂

是以憂為無言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云

逐書

反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令

夕

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令

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

雅取文王明明赫赫以首喻

雅取天命不又戒圖

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問成否

成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

成能

臣

君

于勝君是而合

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幽王強矣寵褒姒是不義也

而

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

弱

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

益

臣能指圍

國

君自

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以不義為必亡之意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

親送期于受戒期之

取微薄享賓不厚

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

親送期于

賦瓠葉

之意

戒期請期也

今日行享禮明日行宴禮

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

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

孟為客禮終乃晏。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

芣。曰：小國為蔡。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

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

勞趙孟於潁館。於維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

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

朝聘大國卿五獻

謂賦狐筆

子皮

穆叔

言無命不從

言貢賦薄穡愛也

之國親

喻楚圍谷子皮

取兄弟相親

罰不敬之也

起筮

見樂口

曲流為酒

趙孟

冠。衮衣。為大夫

輔天子以

三傳

卷二

二一三

盍亦遠纂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遠等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能念久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民為神主不恤民棄民即棄神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

趙孟不復年矣見明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與皆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長

弭兵美名也美名則不可逆故一號而諸侯皆至焉盟

宋之役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地

主盟者十國晉楚同為盟主而兩國之從交相見是時

弭兵則諸侯奔走兩
國

成倡弭兵也宋欲
之楚亦欲之

中國有羈原欲抗楚

與盟之國魯衛曹宋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
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之荆楚而令諸
侯之國奔走不寧也嗚呼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
會諸侯多攜趙孟執政而晉霸浸衰兵不止則北方之
勢日蹙宋實首當其銳故向戌啟謀欲令兩國爲成以
紓其難是舉也宋之利亦楚之志也告于晉而晉大夫
之言曰兵民之殘財用之蠹其言也順國君聽之雖然
楚入春秋荐食中國舊矣中國不得已而修霸令豈好
兵哉文公躬擐甲冑經營中原不辭黷兵之名以禦疆

楚者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使晉早以諸侯讓楚，則兵之不用也久矣。楚自成穆，動務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之從之者半，疑之者半。故霸主起而應之，侵伐盟會，不遑寧處。誠欲令諸侯之從晉者不復從楚，而從楚者亦使從晉，如是則中國之勢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於諸侯，厭若甲兵，又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晏安鴆毒，坐失事幾。晉之爲謀，何其拙也。夫以楚成之疆，楚莊之賢，百餘年閒，師勞力頓，未常得一號令北方，而康王乃不煩一卒。

楚借弭兵收權
晉貪弭兵苟安

弭兵權歸楚

向戌自以為功

宗國朝楚

晉反感成

直晏然以為諸侯之盟主。又復衷甲以先進。軟于是甲。國之大勢。盡移于楚。楚誠得矣。晉將何以自處哉。向戌不知而蹈千古之罪。反自喜為不世之功。微子罕之言。終不悟也。春秋痛諸姬之國。皆奔走而服事于楚。故既書公之如楚。復書在楚。宗國而北面。荆蠻自周公以來。於今始也。晉不惡宋而反感其德。澶淵之役。合十三國之大夫以奔走之。天下意宋必有大征伐焉。而孰知止以宋災故爾。是時諸夏之國。或弑其君。或弑其父。不聞晉為會以問之。而忽急宋災。非懸共姬之死。實以其首。

趙武下楚不為信

春秋扶晉抑楚

趙武專主弭兵

合晉楚前華元后向戌

倡弭兵故集四方而並走其國也。晉亦愚矣。號之會復
 讀舊書。楚仍先晉。其為盟主也。若故有之。何嘗得晉哉。
 趙孟力不敵楚。而兩為之下。畏彊國以隳其霸業。亦何
 信之有焉。春秋至是仍書晉國于前者。為中國抑楚為
 天下扶晉。且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惜晉也。子木盟而
 駟謁諸王。楚之權實在其上。晉則趙孟直自主之矣。大
 夫專諸侯替。而蠻夷得志。此天下一大變也。昔華元之
 合晉楚也。兩國盟于宋西門之外。而春秋不書。猶曰。此
 特相盟。未甚害也。今則華夷竝列。故書宋。所以痛其始。

書號所以痛其成既而楚子會申晉人莫救而中國之事去矣宋前有華元而兩霸之端起後有向戌而兩霸之勢成宋誠晉之蠹而兩臣誠宋之罪人哉

○ ○ 吳季札讓國

襄十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

二十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

四年

設賞罰之

水軍

康五

負芻 負芻殺太子自立 宣公第三庶子 君 負芻 適子 犯位 諸樊 壽夢長子 餘祭 壽夢次子 夷昧 壽夢 一名戴興 夷昧 三子 季札 未立 僚 夷昧子

三 二 二

闔廬諸樊子夫差

闔廬子哀二十二年越

滅夫差國絕

而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

之率。餘祭立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闢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闢以刀殺之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

人吾子為魯宗卿而在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

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

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書善

勞

伐紂分為三監迨叛周公滅之更并地封康叔

深

宣公逐

毛化

守門人

言近刑人

正

為人

附

音石

死

民多義

康叔九世孫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

平東邊降雅為 黍離也。宗周滅故。有先王遺風故。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

頌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式

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

寬廣。述先人不敢荒淫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大也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

襄公佐平東遷而受周教地

姬姓晉敵滅之

儉字之說

儉成

晉本唐地即歌

晉詩

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

淫聲蕩而無已故曰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鄘

以下無譏焉論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文怨而不言其叛音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和樂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六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十四句皆謂言也

而不倨傲曲而不屈撓適而不偏謙退遠而不攜貳遷而不淫蕩復而不

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新禮用而不匱宏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

而不貪美我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以道行而不流音振五聲和八風平制以義節有度音守有

序周殷魚目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武舞見舞文舞皆文注樂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湯樂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慙于始伐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禹樂

而不德自以為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有大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子公無邑無

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謂伯有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

後果三家分晉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

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

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多聞也

孫文子

音巢 獻采葉

能政

武

起

集

以惡人為善

富必辱施

夷昧

平臣子

吳晉之

餘祭

數短

札本不宜立守節為是

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夷未作昧今嗣君乎。甚德而度能事德不失。

密事情

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讓國正乎。曰。季札不宜立者也。不宜立。雖與弗受。有識

者。皆能之。況季札之賢哉。昔壽夢四子。札弱而才。其兄

皆欲立之。而札不聽。故三君迭立。皆好勇輕生。欲以終

致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尚速有悔于予身。誠如

是也。札似可以受矣。雖然。季子秉志守節。是豈可以移

哉。昔伯夷逃而叔齊亦逃。雖國人立其中。子而孤竹終

札承兄命而非承父命更不宜立

生亂在三兄非季札

以不昌。後世不以叔之逃為非者。賢其能以義自處也。況今季札不以父命立。而三兄交讓。季札懼焉。棄室耕野。甘同匹夫。受命通嗣。義秉臣禮。有國不立。屈狐庸而知之矣。三君乃不知哉。且三君未聞道矣。當楚康之世。吳楚交爭。國方多難。吳之欲立札。以永吳也。札既不受。可以已矣。而輕生以危社稷。隕闔戕。令荆人得肆志于疆場。幾何不亡其國。而謂季子安乎。先君安乎。先儒不察。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夫亂生于三君。而不在季子也。曾以蠻夷之公子。近效子臧之節。遠符叔齊之義。而

反以生亂責之。以為後世竊位者之口實哉。

鄭子產相國

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

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

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

夕

館

簡公襄六年
不敢斥晉侯故曰

官名

子產

生

之心

襄九年

爭

實保言
飾辭

晉

而責

有責

順之國

附

實朝言
飾辭

視可去否

三傳言

卷七

三十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

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酬與執燔焉閒二

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

聘無不役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

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

正旦作酒八月成日耐

本所更

廟以鐘磬

子侯

第十六年

實使楚執之此飾辭也

酒新熟為耐嘗耐嘗新酒之時

飲助祭祭肉

助祭祭肉

安

會之

之時

我

意外

屢

俱

朝

晉

須

召

以不朝為詭柄

因

朝

見

削

言子孫有辭所以免大國討

遺老字添之

立 印段之

立 游吉之

子張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四時殷以少牢三年祭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

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率君子曰善戒詩曰慎

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維也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預備意外

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遇逆

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販弟

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良亦不賢

勿怨曰無昭惡也末怨則父患蓋昭二十士句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

黑肱子若無多受家屬官職

公孫萬子

即販

良

公孫萬子

公孫萬子

三十一

時從鄭伯

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曰：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政

寄

貨

賄也

賄

武

和

武王政

敢

之

以道有

寧也

使人

取

自

象有齒多焚謂死也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

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楚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

首。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

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

有亡出之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二年初陳侯會

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

多焚謂死也

簡公

楚

鄭

明年入陳

將

于陳

平公

代樂盈

子羽

禮茂

自下之道

一知其不亡將死

自連讀

道也

二句連讀

言易知

二知其不亡將死

所能其能

今鄭小命也

出之

出亡

徑也

音因塞也

明年鄭卒

五年

初陳侯會

公孫舍

之字子

展自十

九年為

取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

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

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

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陳

止也

在服之非取之身王者之師

音問喪服

馬縵也

奉臆

陳亂故安定平

三官皆鄭官也

不載公陳大夫

武王

五父作桓公弟殺太子免
而自立鄭莊公因就定
其位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

周甥

周德

胡天子

祀宋陳

厲公蔡甥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

桓公弟殺太子而自立

欲立其出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

皆厲公子

試靈公

靈公

奔晉

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

廢其莊

稽首請伐陳

伐陳

以馮陵我做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咎未獲成命

前年伐

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做邑大懼不競而

上之靈

開

恥大姬天誘其衷啟做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

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誅也

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授似受字之訛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于邑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百邑今大國多數圻美厚音雀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大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晉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王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敵不敢廢王命故也今戎服莊伯不能詰弱

復于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

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受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前服之未結成

志有之言以足志書文以足言成也之趨向不言誰知其志辭言之無文行言雖

而不遠及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前年明謂鄭死命晉程鄭卒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言故知之

先送路服後送八邑以
路服為邑之先也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

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先路。命之服，先八邑。賜于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卜，隆殺以兩禮。

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

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

然明

既思要行

勤

有次序

越其

特元帥請王

二十六年

以路服為邑之

二十四年

卿第應三邑

六邑

因固予多受二邑

自陳還過鄭

二十七年

鄭地

讓

八

三傳

卷七

三

鄒七子

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幸君賦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以孟為君子

在上不忘降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刺淫亂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鶚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

烈烈何何召伯成之以召伯比孟

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推善于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欲子產規誨

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中七藏之何日忘之

近相過我願取相過適願

大叔喜相過故再受其惠取樂無荒

其幸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

戒荒所以保家

取有禮受福

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卒章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趙孟

李享文子告叔向日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鄭伯未有其實

而公怨之鄭必以為賓榮其能久乎言必先亡滅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年伯有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也子展其後亡者也滅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與民同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二十八年子產相鄭

伯以如楚舍止封土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

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大赦其過失小救其菑患天人賞其德刑有明

教其不及智小國不困疲懷服如歸家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

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

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

無昭禍焉。可也。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

迂。王去聲。往也。又與誑同。欺也。

女將嫁。就宗子家。三日祭于宗子家廟。

是年春。子展卒。葬虎嗣。

自解

此小適大之正道也

大國之。以表媚于大國

老

告子孫

在楚

鄭地

自取

受其害

邊也。言薄也

季幼女也

女佩

主祭

神猶享之

二十九年

子皙

仇

官

有

伯有之難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

鄭大夫

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相為時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

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

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鬼子西

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戾不然將亡矣三十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

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將來所成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

得見駟良相爭否不爭語空意有指

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

仇也。難也。

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

君弱不能制臣

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

地

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夕

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分

飲畢伯復君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

即子皙之家甲

其室

鄭地酒

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其已

將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

欲不罪子皙

子皮語此

子皮子皙公孫段

母

孤又

難

產就血。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蔽。或主

時謂子皙直三家彊

三家

之黨

言不以駟良為校党

能預

由壞

果

子皙之

爭
三家不能強直伯有方

能能則能強難伯有之

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

無附之

棺

得罪三家故與于國

出奔我子產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

留

大夫

子產

子產敬

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寅

留

印段

以暴易暴

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

鄭城門名

夫盟於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

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日子皮與我矣癸丑晨

鄭城門

音豆

即羽頡

官也

甲

公之

子西子子皙

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

伯有駟帶

思等無偏助

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市名

棺

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

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

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

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臧入盟大夫。已已復歸。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驕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

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日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

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

鄭地

駟帶

為信沈

吉

吉

子羽

葬

比伯有言不能久

星

五月

天

天明

歲星十二年一終

星

降婁之

歲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伯有堂

宰虎讓
公孫僑
為政

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

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

公孫鉏為馬師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

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

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

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

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

公孫殿
之立

豐卷之
祭

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李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

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

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

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事成

大史更已

使大史

畏其作亂故寵之

國

有德

憲

公卿大夫

定制

禮儀

邑舍圖民

家相保

卿大夫

有德

助

有罪

什

獵

祭

野獸物

所食之物

豐卷

名兵

留

臣祭以芻芻卷

君不沒

三年田里所

眾

奢侈者畏法故減之音主藏也

兼與者味志教殺之

使

家相保

助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謫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十三

八

一後百襄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滿見奈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

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諸賓之命。寡君使甸

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

獲聞命相見今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

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通

而朽蠹以重做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音弊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大也館如宮寢庫廩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治音馬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

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處之者人有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事皆完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晉離宮

擇能

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接而又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天之水滌也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期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處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令若云有喪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修垣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受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

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取

若之何其釋辭也去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同辭之繹矣民

之莫矣詩人其知之矣辭有焉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

北宮作

獻公子

迂王去聲往也又与証同欺也

交相見

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

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

文子言止此。傳者言

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即世叔

貌

即子羽

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喧

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答印段

鄉校

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
 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之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為已石然明日
 幾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奉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時十歲長而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

三傳卷之

卷之

卷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不用威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已大夫子產曰少年

未知可否子皮曰能事之一愿吾愛之謹善不吾叛也離使夫往而學焉夫指何

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益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與子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

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音壓子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裁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護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重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習也其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

游楚之
放

恩。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
 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治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
 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元鄭。徐。吾。犯。
 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

子南游楚游氏

子析吾氏

子產之治子皮之力也

昭元

鄭大夫

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

主剛 主柔

先聘子南直字南用戈子皙直

音羔甲外有衣

交直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門外道名 子哲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子哲強討恐亂國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

公孫黑
之死

之何事

卷八

四十三

子哲大宗

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

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

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

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

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

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太叔之疾子哲近察

邊

駟

子哲合族不平故討之

共

暇

足

卿 役書子

哀鳴

子哲子

市官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道也。尸上書其罪。平公夏四月。鄭伯如晉。公

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

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

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次也。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

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盪吾縣也。二宣子曰。自

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

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

晉大夫始受州自是

子盪至全三家

已之

得官而取

武

起

州本屬

欒盈族

士荀

縣

報

即段

賜命書

段之父

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便德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禍所起

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至晉舊豐氏故主韓氏伯

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州後遷晉因自四年鄭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于

國國將若之何鄭大夫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

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移渾罕曰國民

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

作丘賦

不出粟

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

子產別賦其田使之出

粟也

錄刑書

何姬姓在列者國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亡禮鄭先衛亡偪

而無法政不率法舊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年五鄭

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能用善子產人民之主也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

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

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

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

近晉楚

公丑 卿大夫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于

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刑文王

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

曲師 邑

士

定 畏 權移 法

刑

治

治

著

居世

著

後世

著

法

三代

三代叔世之

法

法

信

以德以信

取

輸小事 夫

改法

立 豐施之

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災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有火。年七子產為

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

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于先人之祿。其況能

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

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

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鄭人相驚以

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

夢伯有介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

段也。及王子駟。帶。李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

李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

公孫洩

之立

良止之

立

襄十九年鄭殺子孔

伯有無義立良恐惑

民并立洩使若以大義

存誅絕後者以解說

非因鬼至

子孔不為厲

立洩

解

伯有為

解非為鬼至

民不可使知

公孫段

甲也

四帶

此年正月

二月也

子孔之子

伯有之子

安

立

休

妖

正道

子民

悅民

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神之未著，爽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于神明也。

至神之神

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日魄既生，魄陽日魄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

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

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

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騶，罕朔奔晉，韓宣

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左傳卷之七

卷之七

四十七

之敢擇卿去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有等一等古之制也朔於

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

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對答敏也使從下全嬖

大夫申亞降下不必罪降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道之立而無庸毀日子產過女而

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將毀諾將毀矣將毀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音避毀之則朝而下棺也塤弗毀則日中而

塤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寶本何子產曰諸侯之寶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寶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

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

成也。天月葬鄭簡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

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

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

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

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

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

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

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

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君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

知立位于朝而祀於家。有祿于國。有賦於車。喪祭有職。受脈

歸脈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

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

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

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子產

卷

四

林祭

廟

邑

出

哪也

百乘

孟公祭

于家

音關猶言貴過之不

辟

謂孔張

言過謬者自應刑罰何用錄

正

變

變

請

庫

多

薄

如

如

惡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

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

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

盡宜守晉之心

大夫

位

足

已之

足

甚

若聽晉命

晉邊之

不成國矣

足

音古

音古

音塚

昨

不以為

求

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之草斬之蓬蒿藜藿而

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

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韓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鄭六卿

送行飲酒

法是為晉

子產知禮官子能改過

失諸侯鄭邑鄭

三著

京小遷

亦以知鄭志諸鄉之子皮子願遇君子。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願君子已而望也。

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

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

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蘅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

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

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日子

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鄭大

諸鄉之子皮子

願遇君子

願君子已而望也

那之同車

取如不我思豈無他人

崇好

道

謝

效言

四帶子

見君子心勇公孫段子

取愛樂宣子

印段子即泰也

取倡子和女宣子倡已將和

凡與盛

風之所親

志在靖亂

以玉馬

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十七年

然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

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

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於商

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

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彗星狀似掃帚常光芒

字孛然 火政各

夏八月周十月大辰見

在天漢西今孛星出

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彗 大辰 天漢 東

三子鄭大夫

養護令殖

月十月初

音佩彗也

即大辰也又東

魯大夫

垂示人彗掃

舊曰新

災

魯大夫

前

即彗也

始有彗而可考

彗

星

彗

星

彗隨彗

之次歷三年

真

言不恒也

何也

分野

音虛義同

火星所自出

火正

所居

舍又

所居

今城內有墓

嫁娶法火畏水故以火
為水妃
彗在大辰多及漢為少
是水少而火多故水不
勝火

分野之即營室。本妻夫。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

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

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守玉瓚鄭必不

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

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竇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後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

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災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

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

祝史徙主禘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

成公做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

守

鄭大夫

祥有吉祥應祥

火後

先災沒 語詳 見

新來

官名亦一醒眼

為知國情不令去

行祀祭祀位

祠廟 未合火近 開下大夫

音石

厲王 合二寘易殺

備火 鄭大夫

戒

之宮先公

巡

音成

居住

人相

備森

縣士

守

鹿。從之。以待所須。

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祭止餘水神并仰火以祀火于玄冥回祿祭祈于四鄰書

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

亡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

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日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日 孔疏不知本期是幾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少^視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十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

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西國}間謀之，以啓貪入^{鄭之重}荐為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駟偃^{即子游}率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二心^{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率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

駟乞之

子游

年

十九

是歲也

雖

之國

解

鄭之重

祭何神

開上聲動德貌

為

舍子立叔

恐違

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即子環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

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

瘞。短折。遂三月死。嗟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

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

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

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龍鬪

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而不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鄭城門

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見

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祭而去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濟國龍

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智二十年鄉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

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

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上

游吉為政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

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紘之以猛

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週。和之至也。及子產李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

所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

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

鄧析欲改鄭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于竹簡，故言竹刑。孔疏：析不為私造刑而殺，蓋別有當殺之罪，駟歛不矜免耳。

駟歛為政

竹刑，鄧析私造也。

鄭大夫

私造

音喘

子國

長益也

取其長人之惡

特為

不與正下章論

自恨無奇意

心願與人善道

人之

國小晉楚交爭

輔幼君內亂外爭
而國治

國人大夫始怨終服

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
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言駟歇為政鄭所以衰弱

國○非○有○疆○弱○也○得○其○人○則○昌○不○得○其○人○則○亡○鄭○小○國○耳○
居○南○北○之○衝○自○莊○公○而○下○晉○楚○之○師○交○躡○其○地○國○之○不○
亡○也○蓋○亦○倖○矣○乃○以○五○歲○卽○位○之○簡○公○國○家○內○亂○疆○場○
外○擾○悼○共○方○爭○邊○吏○日○戒○而○不○數○年○閒○外○患○以○平○內○政○
以○修○解○甲○息○仇○國○家○宴○然○稱○治○焉○謂○非○子○產○之○力○乎○其○
始○從○政○也○輿○人○謗○之○同○列○忌○之○迨○其○後○誰○嗣○歌○矣○甚○至○
鑄○刑○書○作○丘○賦○而○民○不○怨○賢○能○任○矣○甚○至○放○游○楚○誅○駟○

國小故功不大

鄭難治

悼共爭鄭

族寵多

子產為政賴有

子皮

黑。而。大。夫。不。怒。使。當。大。國。而。權。藉。馮。焉。管。仲。蔣。獵。之。功。
不。足。多。也。乃。受。政。之。日。惴。惴。然。國。偏。族。寵。之。是。懼。有。子。
皮。左。右。而。先。後。之。猶。懼。弗。勝。任。無。他。春。秋。之。國。鄭。稱。多。
事。固。難。治。也。自。桓。文。爭。霸。而。鄭。始。病。自。悼。共。爭。霸。而。鄭。
始。危。成。公。從。楚。鄢。陵。不。振。僖。公。從。晉。鄆。會。不。終。鄭。蓋。不。
可。問。矣。齊。桓。之。世。鄭。雖。受。兵。而。三。良。為。政。諸。侯。莫。之。敢。
輕。今。則。子。駟。之。侈。焉。而。死。子。孔。之。專。焉。而。死。伯。有。之。慢。
焉。而。死。且。伯。石。豐。卷。之。流。猶。耽。耽。焉。鄭。益。不。可。問。矣。子。
產。奔。晉。子。皮。止。之。委。以。大。權。而。功。業。於。是。乎。炳。燿。鄭。之。

功不及管仲因
鄭小

外患息
國威振

生前人服

死後人悲

有子皮齊之有鮑叔牙也。而子產之功不及管仲。則以無大國爾。雖然猶有幸焉。晉悼霸而鄭人賴以反正。晉楚衰而鄭人因以休息。蕭魚而後國無外敵。入陳而後國有兵威。子產爲政正鄭國化弱爲彊之時也。而子產之德足以舉之。故諸大國之卿大夫咸欽其人。而莫與逆外交。固內事舉民賴以安惠。孔厚也。死之日。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嗚呼。生令民愛死。令民泣。如子產者。所稱古良臣哉。

左傳事緯卷七終

左傳事緯目錄

卷八

楚靈之亂

齊景納燕莒

晉霸之衰

浙江圖書館

本館專藏目錄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

晉書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卷八

〇〇〇楚靈之亂

襄二十康王六年景公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

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

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

8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董各子大叔為令正以爲主作辭之

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能秦

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敵邑之城歸功于秦

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獲不必明十二

九年楚邲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共王孫康王子解孽 共王康王弟

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喻令尹強 喻君弱

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鄭叔立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屋

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弒君 即薳罷

為令尹

艾音礙草也又音又割也

助之匿其情矣音好。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

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

體也。絕民之主，棄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

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二年賦靈休三十，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

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

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

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此，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

見彼

法

文

法

名壽

百姓

不貳

閑

數

所位

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
 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條理

圍弟即子哲

王邑本鄭地

昭元年 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

弑鄭敖

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

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

子幕及平夏有尹子干出奔晉宮廡尹子晳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人赴于鄭伍舉問應

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

長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鄭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答鄭人

求諸侯
會申

虞憂也言合四方諸侯
而憂其不遵則已若苟
無直友其不遵則願假
寵靈以請于諸侯

三
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宣王曰微之詩賦吉日既享子產乃

具田之歸隨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唐季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

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

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

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

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音開以請於諸

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君威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諸侯之所

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

有。

言無敵。

有。

言其北。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

與誰爭。倒句也。

成。

度也。

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

莫奈之。

山名。

即縣車嶺山名。

山。

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

無德則滅。

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

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

古享字。

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

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望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在九年。即公孫無知。

在九年。即公孫無知。

在九年。即公孫無知。

在九年。即公孫無知。

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

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

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詰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

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

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二

夕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威力能所及也。誰敢不
 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
 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甲。六月丙午，楚子合
 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諸侯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

合諸侯言用何礼

諸侯王

諸侯

諸侯

諸侯

合諸侯

諸侯

諸侯

田獵以祭谷用幣舉祭
瘞之故云隨幣恨其後
至托此為辭執徐子

其選焉問西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之禮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舉所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舉所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正會禮矣

率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子所獻六儀楚幣未嘗行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杜之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王使

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音仄敢謝後見徐之罪

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皆傲

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桓文

三言子產

卷八

六

桀為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

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過不遠。

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

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

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在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後吳

八

邑

方

滅賴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

口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

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

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

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

心不違民其居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

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

有寧

幼主

楚

邑

子文元孫

此築城以居許與下等賴眾邑有別

為許

即

楚子外

與

王心已侈楚

得安

官將有事

得安

得安

楚三邑

吳兵在東北楚敗吳在東南以絕其後

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

即夏口

本陳大夫箴築

皆賴國之舊邑也 果有車民何以堪

即之舊國

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楚大夫一城

衆

五年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

屈建子

官名

即遠罷

有心

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

楚強畏其使

比官地

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

音凡

伯會晉侯于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

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

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遠與為同音
委

享獻禮物也

王之禮度之以二國之勢雖勢沃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官刑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為闞別定守門叔向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

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

聘有珪為信享既朝聘而行覲有璋請保小有述天子職所定天有巡功設機而不倚聘射爵盈

而不飲飲為之宴有好貨食加饗有陪鼎以厚服勤入有郊勞去出有贈賄禮之至

也國家之敗失此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以後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以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乃二居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

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

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

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骼

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

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

大賦百乘

兄弟

二人韓氏族

三人皆韓起庶子

韓無忌子

起之門子

雖幼也

音別

音格

韓賦向趙成梁

七年

羊舌肸

韓氏七羊舌氏四言
十家舉大數也
一縣出車百乘

伐吳

以下起子向子食乘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其餘四十縣

遺守四千留國者尚有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

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

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冬

十月楚子以諸侯之師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

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楚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闞

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

以駟至于羅汭夷昧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楚人執之將以釁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

徐而為之備能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迎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弱若

早修完其可以息師楚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意外不虞其為吉

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吉城

袒音但

澗之兆楚言乃在邲亦用楚之今此行也其庸有報楚之志乃弗殺楚師渡濟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楚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楚界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

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于巢且盟遠啟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楚有備六年楚公子

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

勞諸袒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鄭地私

面之禮見子皮如上卿楚立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

以馬二匹取禁芻牧採樵不入田因伐不樵樹不采取種不抽屋木

三

八

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不在位小人降是給下刺不為暴主不恩賓惠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迎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日楚行邪也音闕辟我

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只從我而已焉用效

人之辟書曰聖作則法寧也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

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更且則善晉侯說乃逆之國徐儀楚聘于

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徐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

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吳地

鍾馘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

我徐

闕遠適之父

楚東境

行

營 爲章華

聘且弔敗也。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

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

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

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

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僕隱也。臣匿也。隱匿逃人之法。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

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

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

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大宰蕞啟疆曰：臣能得魯侯。蕞啟疆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

往

刑書曰名

隱

得器例也

人大獲其眾

放疆至水

之言

夏

臣僕亡遂

言皆將逃

而不理

人之聚以紂為

人欲

于紂

周文王文

盜

言手亦為盜

王有謂

始成祭也

楚令尹

昭

說

魯

使衛父照臨楚國。冀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

即公孫

嬰齊在成二年

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成公之命

此語告

往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

每每

魯日朝

昔康叔教靈

獨

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

康子郊教子

痛子

所

言有大喪身不暇

服

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

之言待未盡禮

况

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眚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

盟

復有質子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

見伐之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

首里質見禮也

問

成公

如何不朝

道

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

又

道

非周公

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

鄭城門名

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楚

即章華宮

彭瀨同

誘為白雲賜

名

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啟疆

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

昭

賜弓，啟疆

爭子

子

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

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八

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雙留，有寵，屬諸司

皆哀公弟

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

完

于徵師

夏志自陳大夫

去

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

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

言招所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招歸罪於

悼太子之子惠公

大夫

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圖陳宋戴

楚人得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

葬師

大夫

大夫

將

袁公乘

袁公佩

袁公不復

楚人得

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頰而逃使穿

馬王不隨葬

置壘

重君臣息

張內

張內

張內

張內

張內

張內

張內

張內

縣

襄二十六年爭皇類

成

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譖侍飲洒於王王曰城麋之

為王

辟

殺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

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率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

後陳率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

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夏四月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

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

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在鶉火而火益盛故能滅水

殷興封舜後于遂

陳顓頊之後類項以水德王天下故屬水楚祝融之後祝融火正故屬火

陳災而書他邑可乎將書楚乎何以爲存陳公

言早殺王

顓頊水德今

滅顓頊歲星

即天漢

水極盛

水盛而興

物莫能兩盛舜之先

言世世有德

舜後能

獨封諸陳

于齊

奎五月前歲謀聞

畏水音配

楚祝融後

治

星

五行各相

配得五而

故曰五

歲而陳復

封

黜殊等

滅蔡

是歲星在星紀五

年大梁而陳復

封

自大梁四歲而及

鶉火後周以四十八

年凡五及鶉火五

十二年

大梁昂卯金也金為

水宗得其宗而富

故陳復封

歲星五及鶉火

水盛而水衰故禁

滅陳必五及者天

數以五為紀也

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居陳之人後陳率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國

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蔡凶

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楚地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蔡近楚國故常恨之

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言楚子無道

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楚子無道

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師

左傳事章

積其惡

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施德于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

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是微成功可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微弗能久矣免咎桀克有緝以

喪其國故南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

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行名力盡而傲之棄是以無拯

不可沒申上句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但已為盟主而不恤

晉平公
之與史
趙論陳
韓宣子
之與叔
論論蔡

袖手而談天下事不復以伯自居矣苟吳議救而以請終又弗能得惜哉晉衰一至此乎

亡國將焉用之盟言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

會厥慙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務天將棄

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

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

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

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

蔡不美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

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桓十五年得安而見殺襄三十二年

牛羊豕犬鷄各有其用要地宜始為城

言可也

鄭公子

指蔡侯是蔽國

晉大夫

蔡

祭

各

代

如公子公弟

鄭如賤

貴

君

臣

五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

棄十九年奔楚

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

檀伯

襄十一年

莊九年

襄十四年

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

衛

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

宣四年閏椒作亂若敖族也

知也。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與椒同出若敖

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

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

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

敘事甚

正設色

成虎與關椒同出
于若敖

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始祖與呂伋本公子

康叔子 唐叔子 周公子

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禹錫九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卑路監縷衣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

共王御不祥之事例曰成王曰木公女

武成二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

齊晉魯衛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陸終氏生六子長昆吾次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鍼音威
秘音秘

我大城陳蔡及陳西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陳蔡二不羹皆國也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用之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

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嘗甲兵司馬人名指其詐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

是以復沒于祗宮音祈不見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靈王之殺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

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于乾谿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

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洎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

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洎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恩之。用也。之堅。之重。隨。所能用之。其具。盈溢。

勝盈溢之心

克復

靈王

十三下。楚子之為令尹也。

二仇人。許大夫。三仇人。

國。乾谿。

四仇人。即常壽過。

邑名。五仇人。韋龜子。

韋龜。以京疾有當璧命故。

奔疾。

敬。

使子事之。

左傳卷之

卷八

十一

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哀二十三年

觀

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固城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

終

假葬疾

二人皆靈王弟

于晉

于鄭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及郊而告。

寔

并疾

不知其故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

居蔡公林食蔡公。仍與蔡公盟之。微駘以示眾。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詐與蔡公

助

觀從說

二子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

蔡公已助

蔡

為靈王

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蔡公命

成敗如何

蔡公

成蔡公

指蔡公

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

往

其地

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楚公子比成。即子皙。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羹許葉之師音節。楚遠許蔡蔓。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

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後人為復讎名。且役病矣此入。請藩而已已。藩也。乃藩

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楚大尹蔡公堂。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

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皆靈王子。

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昭。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靈王。

曰先歸復所後者者。位。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

人老而無子凱王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無父葬埋。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

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

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

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

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人周走而

子革

棄王

順音沿漢別名

音預

犯

里之門

子家

殘不為忠

即觀從

禍

平王得國

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

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

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殺囚

衣之王服而流諸澗，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

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

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

致犢，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前年圍徐

九年所

還始舉事時之惠通以

力有

廢

杜子大夫

已滅故曰封

即蔓成然

杜地 不成君也 謚程定皆謂教

欒子躬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子躬欒降服而對曰

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始歸不穀有事以見使西勞

其告子也復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玉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

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訴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

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

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于誓

子躬如今解冠

善其有禮

小不吓

棄疾之

惡且

山

子可

子

去也

神廟

子

子

子

神廟

子

子

子

神廟

子

子

子

神廟

子

子

子

神廟

子

子

子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韜屬成然焉且

日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

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無

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

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

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

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

當望之

棄疾來

人心謀利

言棄疾本不与子干同好則亦同惡

取財助之

內雖內

策

雖策

歸附

雖附已

在楚人

近

內楚大

人楚

有賢

在楚人

近

內楚大

人楚

有賢

謂無民

亡楚人

謂無德

王虐

君子干涉

難以弑舊君

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

其棄疾乎

君陳蔡城外

屬焉皆已行苛慝之事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事民無怨心當壁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凡楚姓芊姓有亂者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當壁獲神一也未信有民

二也無青環令德三也貴紀子寵貴四也季居常五也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

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庶子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非令德其貴亡矣庶子其寵棄矣非令德民無懷焉庶子國無與焉將

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桓齊衛衛姬

也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桓齊衛衛姬有莒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言如流下善人齊肅不藏賄不

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人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五士孤偃趙衰顛頡
魏氏子司空季子

稱五人而說四士賈

作又不在本數是

四士賈也所賢也

室西南隅為與言室
內也喻國內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趙衰 孤偃

魏武子

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驪。買佗。以為股

專以贈馮帥之享之

枝殺突軫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

獻九子惟文公在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于國

人能

王

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若子干

以冀國。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命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

陳惠公

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疾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

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

慝舉淹滯禮親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

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

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鄭

以無忘舊勲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楚地

安與

在都東故由

量其事而官之

善事也

量事與人相稱而官之

睦族用

和四鄰

國家法

即子旗

成然子

平王

蔡大夫有功平王無極忌之

疾

年

蔡人在位

上位

年

年

戎種號也蠻國名也子爵也嘉名也

附蔡悼

之九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吳三子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鄆。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

微吳。吾不及此。無極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

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

也。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十九

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

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出。二十三年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夫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乾路之役早

有權謀

于合

候

高

去

吳

所以

翦

年

楚子

聞

蠻氏

之亂

也與

蠻子

之無

質也

使然

吳王夷昧弟

忿怒于室

作色于市人

隱太子長子盧

長次適子

長幼之序相齒

位

位

位

位

魯叔孫

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

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自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而卑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

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

蔡無他矣

楚靈昏王也而合諸侯恃其暴也然晉實不競自弭兵

隱太子之長子名盧次子
賴國朱盧之子

浙

號之會晉讓圍
先鞅而圍益輕晉

申之會諸侯皆從
弭兵之誤也

之役。委權于楚。至子圍爲令尹。因娶聘鄭。遂會于號。仍
讀舊書。用先晉歌。楚之重得志於晉。子圍爲之也。圍之
爲政也。僭內外懼之。及號之會。設服離衛。置蒲宮。賦大
明。儼然王之威儀矣。晉固知其侈汰。將必爲君也。而莫
與亢焉。圍益輕晉矣。歸國之日。弑君自立。會于申。以召
諸侯。而諸姬景從。淮夷並至。於是伐吳滅賴。悉用列國
之師。莫或違也。曩者宋之盟。欲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
而反以虞夏商周之胤。供蠻夷之驅使。晉之失計不重。
辱乎。慶封。齊亂臣也。族誅于吳。陳招。殺世子者也。執放

滅三逆非實心
問罪

三逆不服

暴極

干越蔡般弑君自立者也。誘殺于申。數年之間。殄滅三逆。非不義舉。然乘隙利禍。非實能問罪也。陳招之罪。不至滅亡。而蔡子般之弑君業已十三年矣。一旦用討。遂稱霸畧。哉。朱方既克。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勿播於諸侯也。靈王不聽。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夫懷瑕戮人。慶封雖死。不服也。陳蔡而獨服耶。滅國爲邑。用人爲牲。憑惡恃彊。不仁孰甚。乃民已弗堪而已。猶不悟。築章華之宮。崇於。

益侈

拒諫

北瞰中原

報應不爽

匏居之臺。今富都那豎贊于其中。長鬣之士。相于其上。自謂美觀。不知遠邇之騷違也。四邑之城。形若偶國。蚩蠻既多。牛尾不掉。諫者之來。則曰。我左執鬼。中右執殤。官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直言已塞。禍敗隨之。方欲興兵北瞰中原。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而羣怨偕作。四族竝起。莫可如何也。郝敖靈所縊而弒也。而身還自縊。幕及平夏。靈所殺也。而二子還見殺。昔詬天而呼。今投車而泣。匍匐棘闥。藁葬原野。猶欲追踪六王二公之事。奚可得乎。

○ ○ 齊景納燕莒

昭三各款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請懼

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六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

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

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魏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

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豐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相

境

六

請盟主

能

慈心

真圖

謂可伐

是

反

如晏子言

燕地

齊木末

燕

再

雍音公羽去聲
學音假

郭音運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寶玉積罍耳不克而還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襄三十菑州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言罪之在也昭元年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

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郟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

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

二

卷八

二

競維人善矣。

十四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

去疾疏。去疾子。

李郊公不感國人

哀。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

亦君葬公乎

庚與蒲餘侯

莒共公。莒大夫。莒失。

惡公子

意恢。

而善於

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郊公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冬

十二月蒲餘

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

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

郊公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齊

齊

齊

齊

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齊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

莒不事齊故

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釵

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法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

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

將絕。那孫陽。

綠繩而登。

斷城外。

將絕。城。

將絕。城。

將絕。城。

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法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

居。

為。城。釵也。

將絕。城。

將絕。城。

將絕。城。

將絕。城。

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

將絕。那孫陽。

綠繩而登。

斷城外。

將絕。城。

將絕。城。

將絕。城。

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

將絕。那孫陽。

綠繩而登。

斷城外。

將絕。城。

將絕。城。

將絕。城。

城上之入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

莒本在木

庚與

紀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

莒大夫

位下之則已

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

共公

齊城門名

齊大夫

如莒澶盟莒子如齊澶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

二十三年

莒大夫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

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

執殺

言不殺君

莒大夫去孫子

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景公遇晉衰不能

霸

不能正燕亂

齊景公際平昭霸衰之日。多歷年所。意存代興。而卒無遠畧者。志狃于小圖。兵耀于妄動也。燕伯小國。僻處北域。桓公以餘威救之。刺令支。斬孤竹。猶且割地以賜。而後諸侯服焉。今也伯款失政。臣下逐之。卽其事亦乾侯之先轍也。受賂而還。義旣不昭。討而終盟。師出不武。遲回數歲。師徒再興。納于唐。猶無納也。無論燕人不服。天下有以窺景公矣。莒嬴姓之微國也。二十餘年之內。密州弑則去疾奔。展輿奔而去疾入。去疾率則郊公奔。庚與出則郊公入。國非鄭衛而突忽。剽衍紛出其閒。其於

不能正莒亂

威小唯霸

不能討亂臣

不能止陳篡

君○臣○父○子○之○際○無○道○久○矣○霸○主○有○討○義○固○首○正○然○景○公○
 於○急○不○能○納○魯○昭○豈○於○緩○能○納○莒○郊○哉○郊○公○冢○適○越○在○
 草○莽○蒲○餘○逆○謀○隰○黨○受○賂○因○循○數○年○而○後○舉○事○無○非○因○
 亂○而○動○非○真○能○納○人○主○也○然○景○公○所○處○亦○極○難○耳○當○靈○
 莊○殘○刻○之○餘○國○脉○削○剝○於○茲○為○甚○公○之○卽○位○雖○值○晉○霸○
 之○不○振○而○文○公○之○流○風○餘○澤○猶○有○存○焉○欲○圖○代○興○終○難○
 驟○得○北○燕○徐○莒○僅○威○小○弱○以○此○求○伯○勢○必○不○成○況○又○政○
 在○陳○氏○乎○是○以○其○始○不○能○討○崔○慶○其○繼○不○能○正○欒○高○田○
 氏○得○民○君○臣○私○憂○終○亦○莫○如○之○何○何○況○乎○燕○莒○之○緩○圖○

也。

○○○晉霸之衰

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禮也禮為鄰國闕之衰不樂況歸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

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

城杞

夕

大

國乘諸侯來禮惟宣子

禮

二十

公

廿

年

公

城

衛木叔儀

衛

矣

鄭

夏

諸姬

弱

杞之餘

杞夏後也肆餘也謂後裔也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

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

季末也六十日有六甲甲
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
甲戌三分六甲之一除甲
乃二十日也

手野警
也胸羅

二首一

百史言

六身ノ人三

之鑿鑿

人字為身

殊非今
賦可及

下二如身刻移下
上二畫豎豎置身

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三十一年二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

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

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字也

夫人

喜

士執此年夏來聘

三十一年

役

食者其不當受使自其具

二

四百日

二千四百日

三百日

猶崎也

三

癸甲

折

除四甲

老人以是歲生

此自長狄人名

晉太史

是為七十三年

旁如身平也

四音

二萬也

以六身也三人

字三六也六千六

百六句也是五七

十三年

自_武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

曰：武不才，在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

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園，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

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

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也。勉事之

而後可。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淳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

二句一氣 早為魯備例句

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

雖欲改事

能助

起

言已亦倫

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

自已

言朝夕

如與孟孫言

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

從。及趙文子季，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晉求讒，隱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已亥，孟孝

子產

執季孫意如

伯李。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平公之疾

博學淹
貫無愧
良大夫
之才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

帝聖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堯善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

宋地

祀大辰

居之

星

即晉閼

夏主參，唐人是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

祀

古國名

居之

之君

太公女

音甲

成王弟叔虞

邑姜天帝也

名汝

取唐君名

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

曰生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

弟

少皞

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水官

長也

業其官父味之通也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

姒音訓祈福小祭也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禘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美先盡矣言娶同姓女比異姓女也其美先極矣美

音陽顯項

臺駘之後

神原

音訓祈福小祭也

有疾

能

明目所

志肌弱也

此若明也

煩御

其美當也何也

相生

音巧集也音有湫也

同四時以晝作夜以夜作晝

極則生虛弱疾
焉能生殖盡稱極至
美也身則相也
瘦百回姓

如令漁色人惑
于婦人是也

子是以惡之故志書曰曰賈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吉豈四時聚同姓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王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同姓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因而不疾四姬有省猶可無聚同姓則必壹妻夜故云由二者治

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若留異姓

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物者言不多

禮而好陵人欺怙富而卑其上情弗能久矣在晉侯聞子產之言

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折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疾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不臣君逆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定論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王是謂矣。王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倍樂有節即喻近女

聲之

先王立樂皆中聲也 息也

投耳一周既

再夫矣

若五降而不息

敬忘 女用因塞其耳

而不知者

此鄭衛之音

事也 百事

樂

事

而息

舍則

是以

音有節奏之所

正心有

悅也

另起 陰陽風雨晦明

于地

驗之

言其過也則

之成

之得

六氣

生疾

生

生

生

四肢

生 洩注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以其陽過致生內熱以其陰淫致生惑蠱

近女

夜不眠

疾

趙孟

夜故言痛時

晉平公至昭十年卒元年疾多活十年僑和之力也

韓起綱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

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

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于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李鄭伯如晉弔。

及雍。乃復。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事之國

大臣能救

淫女

火化出

長

見之本

言必受害

二者為蠱

贈

冬祭也

祭

近來字子餘趙武曾祖

既烝乃烝子餘其廟在晉之南陽温縣

昭

公即位故

化趙武

趙武

修好

凡掌也藏書秘閣也

中經兩

象梓月作

春秋

行周公之制故曰周禮

二傳

卷八

三十二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

取文王有四輔致與以文比昔以四輔比韓

賦。繇之。季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

雅取兄弟相親

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季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封嘉樹如甘棠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

為平公聘少姜

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

志氣充前

有無君之心

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子雅子

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

韓子

之言也

預

亦為平公即位故

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

宣子有武王之德

取微厚報

韓起子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

凡送適夫人使上卿
凡送者卑于逆者
一等韓須亞日
晉齊為

婚

族大夫無字齊
上大夫包高于逆
者一等從者
卑一等也

如齊逆女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

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

竇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近德矣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仇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

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

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

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

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

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

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乙

火以季夏昏中而
暑退以季冬旦
中而寒退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

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

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

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

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

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

三十四

人微福於大公子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

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

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

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

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

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得也。收便是福也。太公。

猶言大姑姊妹

精詳

適夫人葵君臣乃釋服

晉國姑祖

此對

其他惟知將

有

四升十六升六斗四升

豆區從

爾憂憂
國深於
賈長沙
之痛哭
流涕

或
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

借于民
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屢賤踣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日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幸列無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

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

百姓皆獲大夫

大夫也

左傳卷之八

三十一

日不悛改以樂恬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特讒鼎之銘日昧

且平顯早也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大也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四頁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于刑

傳言齊晉之衰
賢臣懷憂且言
陳氏之興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傳者語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私

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行也福其是之謂乎速也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要修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修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里室是

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不犯非禮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季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不犯非禮

請乃許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即子尾

其子更換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八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指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

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靈敝邑之

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交相見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

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

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人性鄭

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此年春

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非鄭

張釋魯汝也

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前女叔侯不歸今晉恨公適楚故復來治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季

弔如同盟禮也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

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

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

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

紀政曰礼

冀虎祁

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

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策

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音斯地名

師曠

寔

証

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

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

之矣。叔弓如晉，賀虢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

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周甘人

與晉鬪，嘉爭鬪。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

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

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

三傳卷之八

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倣之。先王居櫛杙于四

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

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

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

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封疆近甸

弁三加冠燕之冠始加冠棄之

陰我祖

今玉門關外

非惠公

得周地爲居

修疆五殺于

得以

晉平公

族長

伯父且然

更無正

正朝服色

敬

修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禭。反。賴俘。王亦使賓滑

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晉荀盈如齊。逆女

還。六月。李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

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

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

上嬖寵也。下嬖嬖大
夫也。官名司察外事

玄栒 宿女虛危也

女即女也虛在其中

歲星天之貴神

齊薛得歲故知

無福妖星在女故知齊

邑姜齊女也有禍

妖出於女在齊

地故知邑姜之子

孫晉君當受禍

禍亦非一因逢公故

也知禍在晉君

星占殺女已嫁

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日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一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

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

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

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

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吾是以譏之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

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行

女織女處女也邑

姜齊之嫁女也

虛玄枵之中宿

不言玄枵而言虛

為下分析娶女是

維首維綱也

顛頊水德玄枵

北顛頊居之故

曰顛頊之虛

以北方三辰玄

枵居中玄枵三

宿虛又居中

也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

賀新君禮

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有用幣必百兩百兩

載幣用車

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用自已費幾千人而國不亡

句法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

媯

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

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味穿以高斬衰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諸大夫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

言行難

子產

不能行

足書曰欲敗心不防也度縱心不禁也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

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

8

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悔過

勝

十一年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

平公朝嗣君

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

十一年平公取鄭音梗莒邑

魯公

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

鄭簡公卒未

葬事不用樂故不與

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

昭公

景公

荀吳

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

水名

山名音池

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水名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

上文伯

謂代與

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儻也。齊君弱，吾君歸弗

悔

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李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爭

舍平晉

坻音止
坻音池

傳言晉之衰

公

昭公平
之會

傳言子產適宜大叔
從善

齊大夫音雙

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音漢大勞

十三年
晉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

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

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

主矣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

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肸求貨於

欲衛患之致貨

衛大夫

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貪

亦將及矣禍即為此殺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賜與勿竟 止即屬俗 客客從之未退

而禁之叔向 淫 魯 竟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昭公 周大夫

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音止 敎也

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伐有辭功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王 唯 痛 老 戎車在 用者 開 路

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順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托用命 托平 九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朝 貢 朝 合 常 貢 貢 按 國 大 小 為 禮 次

無威。序則不共。兵。敬兵。威而不昭。告神以共之。共則不明。表。不明棄共。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記首。聘。三年一。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正班爵。年。六。年。一。

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朝。對。及。會。盟。

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守先王之。以。此。禮。言無自必。要伐。齊。盟之。性。告。

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完。此。禮。言無自必。要伐。齊。

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主也。其。可。否。

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際。

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旃。壬申。復旃之。諸侯畏之。邾人。習。戰。立。旌。旗。其。將。戰。則。旃。游。也。

卷之二十一
三

莒人慙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

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

討魯罪開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于產命外僕

叔向賢者乃為此言

經所以極同

因之問隙

甲戌

所合盟地

將盟前一日先朝晉

什也

事在前年

循

倒句

傳言子產每事敏于太叔

速張握登布地於除子大叔止之張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貢賦之次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甸服外之歸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其好以為且息

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大國

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小國

今日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晉以之兵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慢而不畏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詐欲討

幕蒙之張圍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音棟飲冰盛以蒲伏焉。守

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

未至。聞子皮率哭。且曰：吾已無為用也更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

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

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貢藝法制也藝事禮也。公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子河季孫猶

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

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卜

楚其何廖善也於晉親親好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

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

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執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季孫各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晉死命可也若

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晉何免之為請從君

惠於會同諸侯免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叔向弟

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奔

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吾生而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治

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見惠之十四年春意人族書

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伐晉尊晉罪已禮也不責人晉邢侯與雍子爭亦楚人

鄙田久而無成案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晉理官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斷

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貴

施生戮死可也刑者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女鮒也鬻獄邢貴

侯專殺其罪一也有已惡而掠美取人為昏貪以敗官叔魚為墨殺人不察

不忌為賊畏夏書曰昏墨賊殺比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侯

子序遺
變叔向

制刑不隱於親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日義也夫可謂

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貽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

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

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夫十五年冬公如晉平鄉之會故也十六年春王正月

公如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

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

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尤也無伯也夫

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

謂乎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

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

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則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三十七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

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

心不憂諸國

惠伯子子服回

將因

子頃公五

惠伯

魏舒

為政

襄十五年

卷

在隨時共命刺也

底音旨致也

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

言

之所。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意所。以上賓。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

音開。所謂豐。投也。

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得如死。善謂君親往。

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

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

大夫之。致其有無之實。所謂省。年。靈之。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申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尚不

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

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歟。

春秋之國為杞動者有二。一曰城緣陵。一曰城杞。城緣陵者。淮夷病杞。齊桓公率諸侯。城緣陵以遷杞也。城杞者。晉平公因杞出。率諸侯之大夫治杞也。齊之於杞。其心則公。諸侯樂於同會。晉之於杞。以夫人之故。煩十一國之君卿。鄭與魯衛皆懷疑怨。是故齊桓之城緣陵。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平之城杞。周平王之戌申也。昔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然則天子尚不能動衆以行其私。況諸侯乎。春秋貴道而不貴惡。魯僖為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為悼夫人而治。

晉平公城杞異齊

桓城緣陵同平王戌

母家魯僖為成

風伐邾

平公霸漸衰

昭公賢而朝不撥
由臣不能輔

杞不名保。小。凡春秋之義。私而非公者。經悉奪之。況以一國而動天下。沾沾小惠。敢勞諸侯哉。蓋晉至平公。霸業漸凌。而恤民日以無政。嗣是而春作。馳底之臺。殿設。馳逐之車。皿蟲爲祟。黃熊入寢。晉國之政。益不可爲也。已。昭公嗣立。在位六年。會厥憇而合入國之大夫。盟平丘。而合十二國之諸侯。其能有爲也。賢于平公矣。霸終弗振。何居。厥憇之役。救蔡不及。平丘之會。專欲示威。韓子爲政。讒慝弘多。猶弗若趙孟之相平公。尙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傳曰。晉成虜祁。諸侯皆有貳心。叔向曰。

楚內亂而不能
有為非獨成虎
祁之非

執意如之非

諸侯不可不示威焉。當斯時也。楚北方歸。熊虔遇弑。疆
夷內亂。利在中國。晉於此復修盟。主之職遠。振宋虢之
羞。君臣所共有事。寧獨以虎祁故哉。邾莒善。魯國蒙
恥。是役也。先之以會。申之以盟。諸侯方將望治。而竟以
執魯大夫終之。是晉國之盟會。以閒楚而合。以怒魯而
離也。春秋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知。以歸。著晉
暴傷魯弱也。晉曲魯直。夫何足諱。且初魯之際。公已同
列國之君。麋集而相見矣。歎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
勢不加損。卑魯勢不加益。晉之罪先定之矣。罪者何同。

主盟變為

參盟

平公壞父昭

不能振

盟辱魯非桓文事也。況虜祁徵朝，祁南盛兵，業先失禮。于諸侯齊以投壺，懷貳鄭以伯男，爭承衛以芻蕘，懼淫。卽微魯釁四方亦叛，宜乎晉合諸侯於此焉止，而鄆陵之役參盟復見也。雖然平公之疾蠱也，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平公崇臺榭近女室，其為蠱也二十餘年矣。昭公欲以六年振之，勢必不能，況其才又非幹父之蠱者乎。

左傳事緯卷八終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095.11
7175
3

272658
v.4

浙江省立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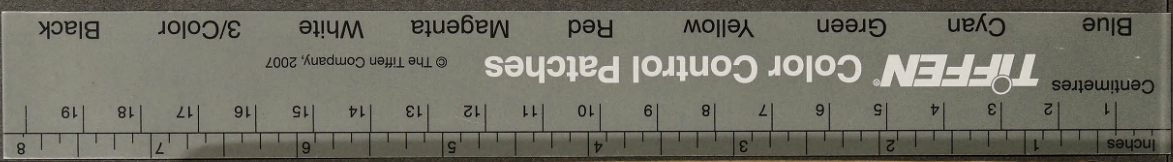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四)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五)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目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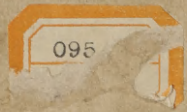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

浙 王 圖 書 館
第 四 本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